
—現實—

Part1 俗稱孽緣

「早川學姐！今天能跟我們一起去玩嗎？大家說要一起去上次的咖啡廳——」

「哎呀？抱歉抱歉，今天我已經跟人有約了！下次再一起去吧！」

以滿懷歉意的聲音如此說道，早川朝攀談的嬌小少女雙手合十真誠致歉。

將被塞得又鼓又滿的書包斜掛在肩，她依舊頂著那頭低調但仔細一看又頗具存在感的漸層藍髮，即使身上穿著的並非平日常服而是簡潔俐落的制服——下半身穿的還是裙裝，看起來也還是像個被大冒險懲罰穿上女裝的男孩子。

現為高二、同時亦身為青春洋溢的女子高中生的一員，早川這人卻擁有與通常女子高中生無緣的生活；例如，若是在校內隨手抓上一個人詢問「妳知道早川嗎？」想必會從興奮的少女們口中得到各種奇妙的感言。

「演藝部的早川是吧？她可真是帥氣呢……如果以後能以演員出道的話，會大紅吧！」

「而且對男生女生都一樣溫柔體貼，簡直是童話王子的化身。」

「早川？我常常會忘記她是女孩子——每次看到那張臉就有種要被扳彎的錯覺！」

健談、優雅、風趣而開朗，像是個帥氣的男孩子一樣。

一如戴以假面在名為現實的舞臺上演出般，早川空木留在人們心目中大抵是這種模樣。

——這也是她一直以來所追求的目標。

看著同是演藝部成員的學妹在自己的笑容下害羞地低下頭，白淨的臉蛋上漾開的薄粉彷彿是春季櫻花，淡雅而可愛的顏色更襯得她的膚色白皙；她留著女子高中生們現在流行的時髦長髮，穿著幾乎短得可以看見裙中狀況的校裙，細得不可思議的柔軟四肢彷彿一折就會斷裂。

真是個會讓人忍不住說出「這就是女孩子呀」——這種感言的可愛孩子。

摸摸自己的髮尾，早川臉上帶笑地朝跑遠的女孩揮了揮手做為道別才轉身離開。



用最快速度趕回自家喫茶室的早川，先是從後門進入衝往房間，接著以一氣呵成的動作將書包校服通通換掉，穿上做為店內工作服兼便服的深綠和服後咻得一聲出現在店裡。

裝潢上走的是與和服相襯的老式風格，以米白與深棕為構成主色的喫茶室中瀰漫著茶香與點心香，靜謐的氛圍令人感到心神平靜——至少從坐落在店中角落的唯一客人臉上，可以得到對方現在心情應該很平靜的結論。

靜靜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翻閱書籍，穿著風格相當樸素的黑髮青年今日將那頭細軟的及肩黑髮隨意地束成了馬尾扔在身後，彷彿是像抹以白粉的女兒節娃娃般白皙的肌膚透著蒼白，在加上以男性來說更偏纖細、華奢的身形，總覺得他的身上隱約散發了股病弱氣息。

「對不起～我應該沒有遲到太久吧？」

「……還敢問嗎？要不是這裡點心合我胃口，我早在一個小時前就走人了。」面對一臉陪笑湊近的早川青年僅是冷聲回話，標準但節奏與日本人稍有差別的日文傳出的同時，始終低著頭的他終於肯抬頭看人。

猶如深海般陰鬱的藍眼鑲嵌在端正的臉龐上，即使穿著素得幾乎無色無設計感的普通衣裝纏繞在他身上的豔麗氛圍也絲毫未減——不過，興許是因為他的態度和眼光太過鋒利的關係，那種旖旎的氛圍基本上在傳來的下秒就被破壞殆盡。

「別這樣嘛小鴿……我是說小千秋！我的學校生活可是很忙的！為了赴跟你的約我可是還推掉了和可愛女孩子們的約會呦……！」

「連現實都是花花公子？沒救了。」

「還有我說過多少次『不要加小』了，論年紀我比你大！」一副『簡直無可救藥』的表情瞥向陪笑的早川，名為鶴岡千秋的黑髮青年二話不說將手中的書拍上笑出花來的帥哥臉。

某方面而言他們倆可謂孽緣。

原先兩人不過是在彗星上偶然打過同個副本後隨手交換了好友，但此後連話也沒說過幾句的網友關係，但這段正常而言不會有任何現實交集的關係，卻在某日產生了爆炸性的改變——

起因是一張圖畫。

尚且記得那時的早川不過是一如往常地打開藍底白鳥的網站，將自己所拍的餐點照片貼上店內宣傳用的帳號上，然後在切換成自己的帳號順手滑看追蹤時發現一張高轉推數的圖畫。上傳圖畫的那位推主暱稱為「Ca」，附在圖上的僅有短短的「騎士王」三字。

身姿挺拔、威風凜凜的金髮男子高舉著造型華美的寶劍，在他身後站著的是成群的騎士團成員，形似於黃昏的暖色調中混以稻穗般的金黃，一如真切使用顏料與畫筆去繪製成的油畫般，Ca的上色風格在早川來看相當精美——簡直像是教科書上會出現的古典畫作。

身為騎士王死忠粉絲的她因為這張畫大受驚艷，戳進去對方的頁面後更是被大量的高質量圖畫給閃瞎眼。這個叫Ca的推主幾乎每天都會在固定時間上傳一張精美的完稿，而這中間則不定時上傳一些簡易的素描草稿，高產量得不可思議。

然後呢，又在某天。

她操控著尚未收齊風神全套的居待月在彗星四處奔走時，發現了出沒在位於溫斯特里鍾塔上的坎卓拉——自認識以來總把角色穿得亂七八糟、大肆崩壞人設難得美貌的鳥翼獸人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原地，看起應該是在掛機。

這原本應該只是段小插曲的相遇，最後卻成為讓她揭穿Ca身分的證據。

當坎卓拉出現在鍾塔掛機時，當天Ca更新的圖就會以溫斯特里的鳥瞰風景為主題。

當坎卓拉出現在拉夫掛機時，當天Ca更新的圖就會以拉夫為主題。

只要當坎卓拉出現在哪，當天Ca更新的圖就會以該處為主題——

.....說她很閒像個變態也無妨，畢竟她自己事後想想也覺得這樣的行為挺變態的，但也因著過剩好奇心，她用了足足一個月的時間尾隨坎卓拉進而確定「Ca與坎卓拉是同個人」——因為是Candra所以才叫Ca！這真的很偷懶吧！完全沒打算藏馬甲對吧這個甜食控！

看著在Ca的頁面不定時刷出的各種草莓甜點的照片，一面在心底為了自己的敏銳點上紅心、一面又因著發現坎卓拉原來是個這麼有趣的人而大笑不止的早川就此認下坎卓拉，並進而開始一連串的攻(討)略(虐)之路。

對坎卓拉來說，與居待月的這段關係稱為孽緣也沒錯。

.....不如說相處的時間一長，這兩人現在根本變成了近似兄弟的惡友關係。



「不過千秋哇，說起來你每幾個月就特地跑來日本一趟沒問題嗎？我記得你不是住瑞典，這樣機票算起來不便宜耶.....」因為店內沒人的關係直接光明正大偷懶的早川泡了杯咖啡後坐到青年對面，然後將順手端來的草莓點心推到對方面前。

「有認識的管道。」毫不客氣地將其中一份點心——軟綿的雪色大福端到自己面前，以竹叉將它插起咬下一口的千秋面不改色地說道，「我偶爾也有要到日本處理的工作。」

「畫畫的？原來你是畫家嗎！哇快告訴我你是畫些甚麼！輕小說？漫畫？還是同人誌？」

「.....」

「別沉默嘛告訴我啦～這樣之後我也可以給你捧捧場啊！」

「.....都有。」也許是被甜食收買的關係，以往總會惡言相向的千秋此刻只是含糊地回應道，寒色的雙眼眨也不眨地看著另一份被端上桌的點心。

「原來小鴿子你也出過本嗎.....該不會.....髒髒的那種？不對吧風格不合啊——啊啊啊小鴿子不要拿本子敲我啊！」

收回方才用以給予腦袋重擊的菜單，千秋面無表情地轉移話題。

「最近彗星上有甚麼特殊的新情報，你知道吧？」

「唔哦哦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我可是握有情報不是商的居待月呦！會讓你感興趣的情報呢.....我想想哦.....」順著千秋的話題拿出手機滑起標名【居待月紀錄】的便條APP，她很快從裡面翻出了一條副本，「就是這個！這是最近在玩家之間討論度很高的技術挑戰本【狂風絕境巨蛇王座】！這個我想你應該會喜歡吧？」

「技術挑戰本？詳細。」

「【狂風絕境巨蛇王座】是一個必須一面閃避場內龍捲風、一面擊倒頭目的眷屬魔物的單人副本，據說挑戰無傷通關的話可以得到成就獎勵.....目前在各大論壇上都充滿討論聲呢～好比『這甚麼可怕的神經病副本啊！無傷通關這是要怎麼過！？』、『高技術玩家的世界我不懂！』和『這絕對可以列入〈彗星金氏世界紀錄之絕命挑戰榜〉了吧？』等等的——」

「就這個了。」

「.....嘎？」

「賭注。」面對一臉茫然的早川，神色冷靜的千秋臉上牽起今日以來第一抹微笑。

如果此刻在場的是個不熟悉千秋的外人，想必會感嘆他的笑容是多麼的風華絕代美麗動人——然而當這笑出現在與對方相處以久的早川眼裡時，她只能感受到腦中警鈴大響。

「我們現在去網咖開電腦挑戰，誰死的次數多就誰輸。」

「我輸的話，想吃甚麼隨便你點，我請客，但是你輸的話.....下次我來的時候幫我黑一份玫瑰草莓慕斯蛋糕下來。明白了嗎？」

「————不不不不我現在直接選擇投降！」

「我現在就投降馬上幫你安排黑箱！拜託拜託我不要去挑戰噩夢技術本啊啊啊啊大人饒命啊！救命啊！小鴿子要殺人啦！」

然而，無論早川叫得再怎麼淒慘也毫無用處，她最後還是被心腸冷硬一如惡魔般的千秋拖去網咖，進行足足長達三個小時、不曉得死了到底多少次才成功的巨蛇試煉，即使最後姑且還是順利通關，但卻也在早川的心上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心靈創傷——並且在該網咖留下了「穿著墨綠和服的美男子被惡鬼般的纖細美少年逼著打彗星打到崩潰」的奇妙傳聞。

.....這就是俗話說的風水輪流轉，吧。

—現實—

Part1 加害者與被害者立場顛倒的現實交流
